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 FICTION MONTHLY
2006 原创精品集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1247.1
248
:2006(1)
2007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2006

原创精品集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说月报原创精品集 .2006/ 孙惠芬等著 . 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5306-4601-4

I. 小... II. 孙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575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7.375 插页 2 字数 614 千字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12000 册

定价: 43.00 元

小说月报

原创精品集 2006

目录

中篇小说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孙惠芬小传 | |
| 5 燕子东南飞 | 孙惠芬 |
| 方方小传 | |
| 69 春天来到昙华林 | 方 方 |
| 周伟小传 | |
| 129 大马一丈高 | 周 伟 |
| 王跃文小传 | |
| 205 我的堂哥 | 王跃文 |
| 唐镇小传 | |
| 291 将军 | 唐 镇 |
| 孙瑜小传 | |
| 339 别碰我的床 | 孙 瑜 |

小说月报

原创精品集 2006

目录

谈歌小传

413 老乐的执迷不悟

谈 歌

北北小传

485 右手握拍

北 北

叶弥小传

543 恨枇杷

叶 弥

胡西淳小传

617 佛手

胡西淳

曹征路小传

681 天堂

曹征路

映川小传

731 我记仇

映 川

衣向东小传

789 好人大冯

衣向东

中篇小说

zhongpianxiaoshuo



孙惠芬小传

孙惠芬,1961 年生于辽宁庄河,出版过小说集《孙惠芬的世界》、《伤痛城市》、《歌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、《城乡之间》,长篇小说《歌马山庄》、《街与道的宗教》、《上塘书》等。曾获辽宁省政府奖,第三届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,辽宁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,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“冯牧文学奖”等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孙惠芬

燕子东南飞

两年前的一个夏天,正被一个念头蛊惑,要埋下头来写一部长篇的时候,我意外地获得一次回歇马山庄的机会。歇马山庄,是我虚构的村庄,原本并不存在,我写出“歇马山庄”四个字,是因为据县志记载,在我家乡那个县,有一座历史上有名的山,叫歇马山,因大唐时期一个叫薛李的将军东征高丽人在这里歇过马而得名。“歇马山庄”来自于这座山的名字,可我从不知道,现实的生活中,还真有一个叫歇马村的村庄也来自于这座山的名字。当我听说这个消息,毅然放下正要开始的写作,回了一次歇马山庄。

它叫歇马村,可是我还是愿意把它叫做歇马山庄;我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,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在回家。因为这里的山山水水跟我虚构的小说世界太像了,村部在一个平场上,是几间瓦房,瓦房四周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洼地,上边长满了绿盈盈的庄稼,而洼地四周,是一些落雀一样散建的房屋,

关键是这房屋屋顶瓦脊的表情,与我小说里歇马山庄房屋瓦脊的表情并无二致,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安静。当然,最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,而是在房屋的远处,有一座座孪生兄弟一样高耸的山峰,而这山峰与山峰的夹缝里,坐落着一个偌大的人工水库。我小说中的一个叫庆珠的女孩,就是掉进水库里淹死的。走在这个水库的堤坝上,我有一种在梦境里的幻觉,好像这里是我的前生来世,是我真正的故乡。

陪我走访的是一个叫桂英的女人,村大队长。她人哪儿都是瘦长的,瘦长的脸瘦长的鼻子瘦长的身条,包括笑声,要是什么话逗她笑起来她会笑得没完没了。就这么瘦长的一个人,却长着一个滚圆的屁股,那屁股不可思议地缀在腰的下边,走起路来仿佛一只球在滚动。她没读过我的小说,可是当我说她很像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,那只球滚动得愈发厉害,仿佛像了书里的人物就是像了舞台上的模特,举手投足一下子就有了舞台感。

实际上长期在乡间走门串户,乡野真的就是她的舞台,只不过我的到来,让她更像一个演员而已——陪一个陌生人串来串去,注定要格外引人注目。在那个夏天,她领我串了歇马山庄属下好几个村子的好多人家,在鸡鸭乱飞的院子里,我们出一门进一门。我们漫无目的,却仿佛委以重任,她每到一家,都跟人家说我是作家,是为了写书下来采访的。之所以有耐心跟她走下去,不是因为她的屁股多么好看,那样子也确实好看,我常常萌生上去拍一拍的念头。我是说,一只球在她的屁股上滚动时,另一些球会不经意的从她的嘴里滚出来。那是一些跟每家每户有关的故事。尽管那些故事因为她理解的偏差,从她嘴里滚出来时有些不着边际,比如谁家婆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婆要是不给媳妇哄孩子，她会归结为媳妇鼻孔眼儿太大，说这样的女人大多没好命，让你忍不住想笑。但有一个现实是，你笑够了，会不自觉地对那媳妇产生好奇，想看看她的鼻孔眼儿到底有多大。

跟“燕子”老人的相遇，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。

—

实际上桂英压根就没想领我去看什么“燕子”老人。那是我来歇马山庄第三天下午，我们从一个郭姓人家的前门出来，走出屯街，看到后边远远的山坡的另一家时，她突然挡住我，她说：“她家就不稀去吧，太埋汰。”我在乡村长大，再埋汰的人家也见过，我并不在乎。但我没有坚持，之所以没有坚持，是因为我们终归不能把这里的人家统统走遍，有所选择在正常。可是那天晚上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她有一搭没一搭说出的一句话让我顿生好奇，她说：“你知道山上那家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叫燕子。”

“燕子？”一个老人叫燕子，这名字有点怪，于是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瘫那会儿，一连好几十年，她天天坐在门口朝东南望，不管冬夏，你要是问她望什么，她就说‘俺望燕子’。她春天望燕子，夏天望燕子，到了秋天冬天还望燕子，村里人就给起了‘燕子’的绰号，她家本姓金，可是提到她家，没有提姓的，都说燕子，就连她儿子，村里人也管他叫燕老大。”

一个乡村女人每天都要坐在家门口朝东南望,直至把自己望成了“燕子”,这个情景一下子打动了我在想,这里边一定有一个什么秘密,一个属于东南方向的秘密,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。于是我说:“桂英,赶明儿咱上她家看看呗。”

听我这么说,正扭着屁股在院子里撵鸡上圈的桂英立即停下来,转过身,脸上挂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,就像警惕你前边有交通肇事的路标,她说:“哈,外号好听,去可去不得,那是一家精神病!”

能把婆媳之间的不和归结到媳妇的鼻孔眼儿上,我自然不能相信桂英的判断,可是无论我怎么要求晚饭后去“燕子”老人家看看,她都坚决不答应。她说,“你信我的,她家真的不能去,精神病不说,那‘燕子’已经瘫到炕上五六年了。”

为了说服我,她还搬出了三黄叔。三黄叔是歇马山庄有名的专能说和事理的老人,我们上午去过他那。她说:“三黄叔已经二十多年没去过她家了,有一年,也就是‘燕子’六十多岁的时候,他在集市上看见她史家沟娘家人,那娘家人打探她的信儿,他回来去跟‘燕子’说,你猜怎么样,她说三黄叔你要没有别的事你就走吧,你说她是不是精神病!”

桂英怎么也没想到,她这么说,不但没有打消我的念头,反而刺激了我,她天天坐在门口朝东南望,她又不愿听到娘家的消息,这究竟是因为什么?

但我没有把疑问说出来,我想反正那里离她家不远,等到明天,我会自己去。我已经记住了她家的大致方位,在歇马山庄下河口的后街后边,半山坡那一家。那个晚上,因为脑袋里装着那个老人,我无心跟桂英搭话。自进了她的家门,她一直是喋喋不休,仿佛向我讲述歇马山庄故事是她的权利和义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务，当然也是看出我目光里的兴致——在此之前，听她讲每一个故事，我都兴致勃勃，我相信我的目光接住了她传出来的每一个球，比如她说谁家的儿子在城里当保安误伤人坐了大牢，我会立即追问是什么原因误伤了人。很显然，有了“燕子”老人这个“球”，我对任何“球”都不再感兴趣了，于是，受到冷落的桂英第二天早上，做了一件让我十分意外的事。

说意外，是说她没有给我任何暗示。在饭桌上吃早饭，她一直都在跟我讲上河口的故事，那是她答应这一天要领我去的村庄，在歇马山庄南边。她说那个村有一个叫李木生的男人真可怜，为了来借钱的表弟能在冬天里吃上水库的鱼，用自制的炸药偷着到冰上炸，结果鱼没炸着，两只手一块被炸掉。她说那表弟之所以借钱，是他刚给儿子买来结婚的电视丢了，想再买一台，可是谁知道，当李木生擎着两条棍子一样的胳膊出院回家，发现家里放着一台崭新的电视，他问这是从哪弄来的，老婆说是十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儿子抱回来的，李木生听完，气得当场就昏了过去。这个悲惨的故事确实震撼了我，它不用做任何加工就是一篇有关“亲戚”的好小说，可在当时我已经忘了小说为何物，就像我一早跟桂英从家门出来，完全忘了“燕子”老人一样。我是说，在那段回歇马山庄的日子里，我无法做到身心超然，我几乎被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故事命中。然而，就在我忘了“燕子”老人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已经拐上了昨天走过的岔道。

当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坡上人家在向我逼近，明白了桂英对我的好意，我真的就去拍了一下滚动在桂英屁股上那个好看的球。

除了孤零零坐落在山坡上，它的外部构造，和歇马山庄

大多人家都没有什么不同，草房瓦脊，阔大的院子，门口有个柴草垛，草垛旁边有个马圈，只不过这马圈不像别人家是石砌的，而是树枝夹的。实际上，第一眼看到院子，我还是相当惊奇，它不算干净，但也绝不像桂英描述的那样脏乱，那树枝编织而成的寨子从马圈开始进院子，一溜两排，相当壮观。说壮观，是说树条是双重的，用两根横条叉开，然后树条在两根横条间又来叉去，叉出巴掌宽的厚度。这寨子编织的精密、细致，足见出主人手艺的精细、过日子的要强。可是桂英对此嗤之以鼻，小声说：“假象，都是假象！进屋你就知道了。”

拉开风门，桂英本能地往后退了一下，之后看了看我，瘦长的鼻子紧了紧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，不是臭，却比臭要难闻数百倍，仿佛是某些不同臭味的组合，是臭味的千军万马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桂英一边晃头，一边英勇献身，一头拱了进去。在看她晃脑袋的瞬间，我真的有些歉意，要不是我，没准她一辈子都不会来这里。为了表示对她的歉意，我只有憋一口气，也跟着拱进去。可是，当跟桂英越过堂屋来到里屋，看到躺在床上的老人，我完全惊呆了：这哪里还是一个活着的人，简直就是一具木乃伊。

直到今天，回想当时跟“燕子”老人意外的相见，还有些心有余悸。一具干尸一样的人躺在一堆乱糟糟的布单里，布单外边的炕席上，一些没有擦净的污物形成地图一样的板块，板块的一侧，有一堆脏兮兮的衣服，而另一侧，也就是她的枕边，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，碗筷边有两块卷曲了叶子的葱头，一些绿头苍蝇抢命似的在那狂飞乱舞。这一切，本已够触目惊心，可是我们刚刚在屋子里站定，那干尸一样的老人突然偏过头，黑窟一样的眼睛里爬出一束光，钩子一样钩过

中篇小说

燕子东南飞

来。她钩住的本是你的眼睛,可是你却觉得心的某个地方被钩住了。她的超过正常人的警醒、敏感,让你觉得突然之间有鬼魂附上了她的身体,使我在心口一阵慌跳之后,手梢顿时通电一般,迅速发麻。我紧张,是她看上去已经是垂危之人,或者说干脆就是个死人。我不是没见过垂危之人,而是没见过这么有精神的垂危之人,没有见过还这么有精神就被遗弃了的人。在我看来,她的状态就是被遗弃。也许,她的垂危正因为她的被遗弃,可问题是她都这个样子了,还这么精神。

就在我惊恐得手梢发麻时,我听到一个声音,“回家,俺想回家。”

那声音从老人干瘪的嘴里飞出来,和眼睛里飞出的那束光有着巨大的反差,它纤细、孱弱,远不似那束光那样强烈而有力。也许,正因为她已经发不出强烈的声音,才要射出那样钩子样的光,来钩住你。然而正是这纤细、孱弱的声音,让我有种被命中的感觉。我是说,在我这里,这声音和那束光拥有同样的力量。它告诉我,这是老人苍老生命的唯一期盼,在她的屋子没有几个人搅动的日子,她要抓住每一次有人来的机会。

用手驱赶着眼前的苍蝇,我往前凑了凑,并无奈地吸了口臭气,因为我实在憋不住了。尽管我仍然有些害怕,但还是被心底的某种愿望驱使,我想说,“那就回一次家嘛,你的家在哪里?”可是还不等我张嘴,桂英就大声嚷道:“这就是你家,你还回什么家?”

许是被桂英尖锐的声音吓着了,老人眼里的那束光迅速收缩,很快,就断电般消失了。我看了看桂英,我的意思是,你怎么能这样跟老人说话?

可是桂英对我毫不理会，依然大吵大叫，“你不是就躺在家里吗，还回什么家？纯粹是老疯了，你这个疯燕子。”桂英的语气，仿佛之所以领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来发泄、来教训，这让我迅速收回了门外曾经萌生的对她的歉意，就像那老人收回那束强有力的光。我不再看她，独自往老人跟前凑了一下，用柔和的声音跟老人说：“你想回娘家是吗，你就是想回一趟娘家是不是？”

可是令人气恼的是，老人再也没了反应，她深窟一样的眼底从此干枯的深井似的静止了不动了，那黑漆漆的样子让你怀疑是否还有过刚才的一瞬。这真让我着急。她简直就是桂英的同谋，在充分证明桂英对她判断准确的同时，坚定不移地告诉我“她是个精神病。”

有了这样的证明，桂英并没善罢甘休，从老人家里出来，进一步说道：“一辈子没回过娘家，都瘫了，都不能动了，想起回家，不是精神病是什么？！”

一辈子没有回过娘家，老了老了想起回家，这句话远比“一辈子坐在门口望燕子”更能打动我。我的母亲都已经八十八了，她的娘家只剩下几个侄子，在离小镇二十里路的山沟里，可是每年过年，都让我的大哥开车送她回家。我常常开玩笑讽刺她，“还回家，人家连顿饭都不留你吃，叫什么家！”可是不管我怎么说，她都坚定不移。很显然，那老人所指的家不是她居住的家，而是她的娘家。人生是个圆，她老了老了，又回到了童年，她想回到童年的家里看看。没准，她一年到头坐在门口望燕子，就是望她的娘家。可是，当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，正气愤地扭着屁股走在前边的桂英马上扔出句：“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都是妈，这妈和妈也是不一样的，不能拿你妈来